



百花集

戴不凡著

百 花 集

戴 不 凡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北 京

百 花 集

戴不凡著
中國戲劇家協會編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大街胡同四號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字數：105 千

開本 $31\frac{1}{2} \times 43\frac{1}{2}$ 1/32 印張 $6\frac{1}{8}$ 插頁 2

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12000

定價 (7) 0.56元

封面設計：沈榮祥

統一書號：10020·424

定 价： 0.56 元

目 次

評“金鉢記”	1
試論“白蛇傳”故事	13
談“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	34
談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	50
神話与迷信	61
評越剧“西廂記”的改編工作	69
介紹越剧“春香傳”	78
評梆子剧“陈妙常”的改編	86
“長生殿”中的“進果”	93
談京剧“羣英会”	98
評“談水滸戲及其他”	116
談“水滸”	126
關於“黑旋风李逵”的幾個問題	141
關於“藍桥会”的回信	149

關於“打金枝”的回信·····	152
談幾個歷史劇中的問題·····	154
張鳳山賣布送人情	
打灶	
哭劍	
郭華買胭脂	
瘋僧扫秦	
“元人雜劇史”中的錯誤和缺點·····	170
自跋·····	189

評“金鉢記”

田漢作 中華書局一九五〇年出版

人民日報編者按：“白蛇傳”是我國流行最廣的優秀的民間傳說之一。各地經常演出這個劇目，所根據的腳本不止一種，“金鉢記”即其中之一。在改編工作上，這個劇本是有缺點的。戴不凡同志在本文中對這劇本進行了分析和批評。在本文發表以前，作者田漢同志已對“金鉢記”作了一些修改，並已將劇名仍改為“白蛇傳”，現正繼續進行修改中。修改本不久可以出版。茲以本文涉及如何處理以民間傳說為題材的戲曲的帶有原則性的問題，所以發表出來，以引起戲曲工作者和文藝界的注意。

田漢同志的“金鉢記”問世後，受過一定程度的好評。有人認為它是“白蛇傳”改編本中“較成功的”^①；有人認為它“為神話劇創設了一個典範”^②。今年端午節，在產生白蛇故事的杭州，一些劇團就是根據“金鉢記”上演“白蛇傳”的。

1950/01

这些情形是否就証明“金鉢記”確是“較成功的”“典範”呢？我看，不是。

白蛇故事，“……以丰富的想像和美麗的形象表現了人民对压迫者的反抗鬥爭与對於理想生活的追求”（“人民日報”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社論）。千百年來人民熱愛这个神話，因为它表達了愛自由、追求幸福的善良願望；这种善良的性格，通过神話中人們對於封建势力的英勇鬥爭，而顯得愈益深刻和富有教育意义。但，千百年來，統治階級也准許这个故事流傳；当然，他們是企圖用金鉢和雷峯塔來“垂訓”世人，以表示統治制度的“尊嚴”与“不可侵犯”。

正因为这样，所以白蛇故事一貫地被統治階級所塗抹。但寶石畢竟是不怕泥污的，今天流傳於人民口中的白蛇故事，仍能反映人民追求幸福、自由和反封建的強烈意志，基本上还是健康的。戲曲改革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於如何拂拭去蒙在寶石上的污泥，使它光彩夺目。然而“金鉢記”不但沒有完成这一任务，反而粗暴地損坏了这块寶石。

總的說來，“金鉢記”的主要缺點在於歪曲了白蛇故事的反封建主題。因而不僅表現了反歷史主义傾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宣揚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神仙佛理，對於反派人物缺乏嚴肅的批判，對於正派人物的处理，却更動了原來的傳說，而歪曲了她原有的鮮明形象。

在較早的白蛇故事，如“警世通言”的“白娘子永鎮雷峯塔”、“西湖佳話”的“雷峯怪跡”中，这个可爱的蛇妖所化的女人瘋狂地追求許仙，她的動機是出於天真的、純潔的、樸素的愛。她的行動體現了封建社會中千千万萬青年對自由戀愛和幸福婚姻的要求。但這一行動就破壞了“媒妁之言”、“授受不親”一類的封建統治秩序。這應當是封建勢力代表人法海和尚要迫害白娘子的真正原因。假如白娘子端的是總兵之女，而她的婚姻是通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就的，法海胆敢如此這般去無故尋釁嗎？

水漫金山這一場激烈的鬥爭，是破壞封建秩序者和維護封建秩序者的鬥爭。而這一鬥爭的根源，是在於白素貞“撒野”——要自由戀愛。

“金鉢記”一開場就沒有掌握上述這一主要矛盾，却因襲了舊關目，說白氏的辭師下山是由於“常念許郎大恩，由恩生愛”——想以身相報許仙數千年前的救命之恩。這麼一來，就會比較削弱了爭取自由戀愛者的典型白素貞的強烈野性。（“警世通言”表現這個女性的愛是烈火一般的。）而且，白氏報恩又是她師父批准了的，這樣就難以解釋法海為什麼要始終迫害她的婚姻。因為不能圓滿解釋這一矛盾的根源，怪不得作者在以後不但叫白素貞去反封建，還叫她去反“帝”——倭寇！（這留待下

文再談。)

不可能想像，說封建社會中的男女沒有爭取自由戀愛的勇氣，而必須摻入“報恩”，才能說明白素貞的愛情的深厚誠摯^③。相反，沒有“報恩”之類的“前緣”，倒反能襯托出白娘子的純潔愛情，表現出白娘子是封建社會中普遍青年的代表人物，而不致使人有“事有前定”之感。

翻一翻“白蛇傳”的舊賬還是有必要的。寄生於統治階級身上的尼姑所唱的“白氏寶卷”^④，對於白氏報恩之說，就比民間藝人說唱的底本“義妖傳”（彈詞），更著意渲染。秦腔舊本“全本雷峯塔”^⑤並沒有什麼報恩的情節，白氏下山不過是久慕西湖風光，想來一遊而已。廣東戲中的“白蛇傳”^⑥也是如此。湖南民間的“評話”“白蛇傳”^⑦也只說是許、白兩人在西湖邂逅，都沒有“報恩”之類的怪話。這篇老賬可說明，接近下層羣眾的“白蛇傳”，全不說白氏報恩。這一“報恩”的情節該是統治階級的作者所杜撰的。

統治階級捏造白氏報恩，除了故弄虛玄之外，實在也是有深意存在的。有了報恩這節前緣，那就可為調和鬥爭——白氏升天安下伏筆。而且，有果必有因，叫一條陌不相識的白蛇忽然上天，畢竟要使天上人間兩擔憂的。

我不反對報恩原是我國人民的傳統美德之說，但引用在“白蛇傳”中，一使觀眾搞不清楚法海要害白娘子的

原因，二是減弱了白娘子的野性，三將縮小白娘子的代表性，實在並不是妥當的處理。

但“金鉢記”的嚴重缺點還不止此。它不但教白氏報恩，還安排了白素貞的一位“老師”——白蓮聖母。素貞下山時，這位類乎神仙的聖母就指點她：“遇湖而合，遇海而分；遇酒莫亂，遇水莫爭。”我不反對在神話劇中可以適當地安排能知過去未來之輩，可是，我不同意“白蛇傳”中有這麼一位聖母。因為聖母如此一說，不僅將引起觀眾的陰陽迷信感觸，而且為師的有言在先，則以後遇酒而亂，遇水而鬥，水漫金山，鎮壓塔下，那都將是白素貞“咎由自取”、“罪有應得”了！誰叫白素貞不聽聖母的話呢？

這樣一來，具有嚴肅的反封建教育意義的白蛇故事，好像已經恢復到尼姑說“白氏寶卷”的地步！觀眾對白蛇恐怕只會有責備，對法海的仇恨會削弱得一乾二淨了。

雖說這是“金鉢記”的作者因襲舊關目的結果，但歪曲白蛇、青蛇的鬥爭性，寬容了被鬥爭的對象法海，主要的還是由於作者沒有掌握“白蛇傳”中的主要矛盾，並分析其原因所致。

“金鉢記”沒有掌握反封建的主題，對人物的處理也是零亂模糊的。

首先，这个白蛇故事的改本中，有两个使人不易搞清楚的人物。其一是上面说过的白莲圣母。素贞要下山时，圣母劝她：“素贞，你这就误入歧途了。可知道世间之事，变动无常，稍一不慎，恩有时变成怨，爱有时变成仇，到那时节，你悔之晚矣！”她能指点素贞“修习清静大道”，又能说这套玄之又玄的话，那么，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她究竟是正派人物呢？还是反派人物呢？其次是“盗草”场中的南极仙翁（按，即俗传之寿星老头子）。他在调和了鹤鹿二童与素贞的战斗，并给她仙草后，就告诫她：“分婉之后，速回峨嵋，修习大道。若再贪恋癡情，必将如鹬自缚，不得超脱，悔之晚矣！”说这样话的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正派的？反派的？上述一女一男，表面很类似“中间派”，可是，分析一下他俩的话，可知他们实际上都是劝素贞放弃追求幸福的思想，以免与法海斗争的反派人物。对于这样表面上中立而骨子里和法海一般无二的人，“金钵记”从旧本中照抄无误，缺乏有力的批判。使观众只会觉得“白娘子自己不好”——不听神仙的话，这是如何严重的错失！

作者对被人民关在蟹壳里的法海，其批判的立场，也是用第三者的眼光来对待的。他原来想通过第十场“渡语”中的艄公，来批判法海的破坏他人幸福。但我们只听到法海大谈其“出家”，“清静之福”，“愚顽的众生男贪女爱”；而艄公只说法海“爱管闲事”！强迫拆散他

人的幸福婚姻，最後还把女人鎮压在塔下，法海的錯誤難道是“愛管閒事”造成的？這種不嚴肅的批判口吻，証明了作者在白蛇故事的反封建主題上，是如何粗率！

不可容忍的，作者還歪曲了主角之一的小青兒的性格。誰都知道她是堅決不妥協、堅決要鬥爭的人物。然而在“金鉢記”中却被嚴重歪曲了。“煎葯”一場中，小青就勸素貞：“此番救活官人，你我主婢及早抽身，回轉深山，苦修大道，不要再墮情網了。……（中略）說不定姑爺倒會‘恩將仇報’哩”；“癡情似火，他會燒壞咱們的”；“為着一個‘情’字，你不可惜千年的修煉嗎”；諸如此類的話，使小青也成為白蓮聖母、南極仙翁一類的“苦口婆心”者，使小青儼然成為一個道學先生。而且，報了恩，預防“恩將仇報”，走之大吉，誰能說這是小青的本來性格呢！

正因為作者沒有截然劃清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的界線，所以不能予反派人物以有力的批判；相反，有些地方倒好像在替反派人物說教。例如，“酒變”——端陽一場，竟容許法海指點許仙說：“紅羅帳內就是你的醒酒湯！”雖然，這時白氏變蛇是神話中的事實，可是，這種“寫實”的、咄咄逼人的話語，實際引起的效果不是其他，而是觀眾的恐懼感覺，以及對於法海的讚服。難道這是改編“白蛇傳”的目的嗎？

而最使人感到虛玄不可解的，是我在上面引述“金

鉢記”原文而加了着重點的所謂“大道”。照上面所引的看來，這種“大道”該即是神仙之道吧？它是和追求人間自由幸福的思想相水火的。可是，莫名其妙地，作者在全劇的終場，處理小青“倒塔”時，小青竟又說：“……是我回轉山上苦修數百年，大道已成；回轉江南戰勝法海，今日特到西湖打救娘子。……”這其實並不是“大道”之妙用無窮，而是作者主觀上對“大道”存在着並不厭惡的心理。所以，飄飄忽忽地，既把“大道”用作為可以代替人間自由、幸福的更好的東西，又可以用作為解救塔下人的奇術。從這裏進一步可以判斷作者的意圖：解救白娘子的还是要靠這一套“大道”，還是有賴於神力佛法之類，足見仙佛力量之無窮無邊。可是，別忘了，法海正是“仙佛”的代表，白娘子是再三叮囑許仙別和法海往來的人物！用“大道”去毀塔，不僅是違反傳說^⑤，而且也無異叫統治階級出來轉圈。難道這是“白蛇傳”原來的意願？

由於人物性格的模糊，也就混淆了本劇反封建的積極意義。由於“大道”在作者思想上作怪，更使“金鉢記”在替神仙說教。例如上舉白蓮聖母之言，“恩有時變成怨”，原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但在劇中，却好像真的要使人覺得“變動無常”，宣揚錯誤的世界觀了。

這裏再來看一看“金鉢記”的反歷史主義傾向：

如前所說，因為作者固執了報恩之說，無法解說法海要迫害白氏的原因，這就迫使作者不得不另外找一個矛盾，來代替“白蛇傳”中的原有矛盾。而且，作者似乎也想在白蛇故事中“賦予了新義”^⑨，所以，在劇中生硬地插入倭寇侵略來作為白蛇故事的時代背景。

改編者把許仙的家世處理為：“爹爹媽媽嗎，原在上海經商；只因倭寇侵凌，店子夷為平地，爹娘一氣就双双亡故了。”

他把“盜銀”處理成：小青所盜的錢塘庫銀，是漢奸汪直送給縣官的。要縣官在倭兵攻杭之日，作一內應，事成之後，再送五百。

他把原來的“散瘟”改為：“以法海為首的和尚們，是勾結倭奴的內奸；他們放毒害民，乘機造謠，偽稱是上天降災。而白娘子熱心施藥，拯救災民，揭穿內奸和尚的陰謀，因此，法海懷恨她，陷害她，……”^⑩

這樣的安排，的確是“合情合理”地可以說明法海為什麼仇恨白娘子。可是，它卻根本否定了白蛇故事的反封建主題。如果“可以”如此這般地來對待神話白蛇故事，在今天，把白娘子和青兒處理成反細菌戰前線的“護士”，^⑪那不是更有“新義”嗎？

但，這是一種粗暴地對待神話的、反歷史唯物主義的不良傾向。

別說明代的倭寇不同於抗戰時的日寇，沒有買過漢

奸放毒；別說明代嘉靖年間上海還不是一个商埠；別說明代倭寇所至，千里無人，不容許仙和白娘子戀愛結婚与到鎮江開藥店行医，即使史实如此，这样的穿插和歪曲，也是破坏原故事的反封建的完整主題的。

而且別忘記，白蛇故事在宋代就已有雛型了。^⑩

“金鉢記”的缺點还不止上述，例如，它強調巧合，以巧合作为故事發展的關鍵。（舊本中，許仙發配苏州，是白娘子趕來尋到的。而“金鉢記”却說許仙發配鎮江，出外郊遊，剛巧遇到白娘子与青兒。当青兒看見許仙時，居然說：“姑娘，無巧不成書，那邊來的可不就是姑爺嗎？”儼然說書人口吻。）劇中的地名和实际也不相符。（杭州別名武林，誤为武陵。玩灵隱回來，应在岳墳下船，先到錢塘門，後到清波門，但劇中却說清波門比錢塘門近。）这些，也可以附帶說明改編者的漫不經心。

“金鉢記”改編的失敗，是因为作者对舊的故事，沒有很好吸取其中的精華，却保留了其中不少的糟粕；是因为作者想加入一些新的东西，但这些新的东西却如在紅燒肉上再撒一把鹽，使故事變了原來的美味。可是，造成這兩個失敗原因的，那还是由於作者是以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來处理这个反封建鬥爭性很强的神話，因此，对舊戲中的毒素喪失鑒別力，对主題的嚴肅性体会不深，不能掌握其中的主要矛盾，却企圖以另一矛盾來替